

有哪些好看的古言小说推荐？

【已完结，请放心食用】

「怎么？这就哭了？」将军身侧很久没有过女人了，她这个敌国俘虏的滋味好得出乎意料，他食髓知味，便也没顾得上她是否承受得住。

1

如果不是那一刻他及时拉住马缰，那个女人已经被他胯下的战马踏成了肉泥。

而那天的雨那样的大，泥地湿滑，他完全没料到会有人突然冲到自己的马前，奋力拉住马缰，堪堪挽住疾驰的速度，马长嘶着抬起前蹄，她也在惊吓中跌坐在地。

他压住沉沉怒气，朝那人看去。

那是一个南梁女子，粗布衣裙上染满泥浆，荆钗掉落，一头长发狼狈贴在身侧，薄薄雨幕中，他看到她低垂的眉眼，并不惊艳，却带着南边女子惯有的娇弱和清丽。

“你何人？”他皱眉问。

“奴婢.....奴婢是，”她抬眼，纤长的睫毛在细雨中盈盈颤动，“韩王的侍女。”

“南梁的韩王？”他想了想问，“萧啥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像是鼓起万分勇气，上前抓住他的马缰：“韩王生了病，快不行了，求王爷.....求求您，让军医去瞧瞧.....”

此次他率军南征，一路攻到南梁的皇都，老皇帝忙弃城而逃，留下一个只懂音律的韩王守城，城破后随着一众俘虏被押解着，踏上北上的路，前往周都长安。

他支颌打量着眼前女子，她算不上艳色，何况他也不好女色，从军多年，军中时常有随行的侍妾，无一不比她美艳妖娆，偏偏不知为何，她怯弱又可怜的样子让他心头一动。

他坐在马上，勾起唇缓缓笑了。

“夜里来本王帐里，若伺候得本王舒服了，便如你所愿。”

元绍自幼长于军中，跟着先帝四处征战，十多岁时就带兵冲锋在前，攻城掠地无往不胜，在北地素有“战王”之称。此次本已攻下南梁皇都，可周帝为防他功高盖主，竟下旨撤军。

麾下的士兵满腹牢骚，夜里同部将们喝酒，借酒消愁之下大家都喝高了。

其实元绍不太记得清那晚的情形，他醉得靠属下搀扶着才回到主帐，远远竟瞧见帐外值守士兵旁站着一个女子。

他皱眉问身边亲卫：“谁给本王叫了营妓？”

他不好女色，但作为一个出征在外的将领，需要纾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可他在这上头有些洁癖，出征会带上王府里的侍妾。只是战场上刀剑无眼，随他出征的小妾受了惊，眼看着要香消玉殒就让人送了回去，此刻只以为是哪个下属自作主张，遣了营妓过来。

“叫她给我滚，”他不耐烦道。

亲兵忙解释：“王爷您忘了，这是白日惊了您的马的那个。”

元绍眯眼看了看，也不知将她记起了没，一边掀帘一边吩咐：“把她洗干净了再带过来。”

那晚他喝得实在有些多，下手便没轻重，本来也不是怜香惜玉的人，女子在他眼中一向同粮草战马一样是军需，更何况行军打仗，哪有功夫温柔缱绻。自那小妾走后，他身侧便再没有过女人了，而这个女人的滋味好得出乎意料，食髓知味，便也没顾得上她是否承受得住。

他记得她咬紧牙缝忍住了哭声，浑身带着战栗，那么的楚楚可怜，让他终究不忍，吻上她的唇，轻声道：“别怕……”

后半夜时，他听她终于发出几声细细的呜咽，低不可闻，像濒死的雀鸟发出的哀鸣。

心中没由来的一软，像是有什么冲破他心头的重重铠甲，他终于伸出手去，抚了抚她柔顺的长发。

2

军中事务繁忙，那一夜及那个女人都很快被他忘在脑后。

直到不久后的一夜，有细作潜进军营，他下令搜查营帐，尤其是受俘的梁人那里。

俘虏里唯有萧晗单独一个营帐，元绍径直走了进去。

里头就点了一盏灯烛，烛光昏黄，灯下女子曲膝坐着，正在缝一件暗青的袍子，角落里的毡毯中，睡着的人便是袍子的主人——南梁韩王萧晗。

闻见脚步声女子抬起了头，见是他睁大眼睛愣住了。

她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，水泽氤氲，双眸更像两丸乌溜溜的黑水银，那里头倒映出他的样子，让他也微微有些失神。

士兵搜了一圈，无果后向他摇了摇头，他这才回神，负手走了出去。

第二日夜里，他就让人将她叫到自己帐中。

她进来时他正在翻看兵书，听到声音后缓缓抬头，看到亲卫身后的她，穿着素净的衣裙，惊慌怯弱地立在那里。

“你过来，”他低下头去，只拿手指了指一旁的小杌子，“坐那儿。”

她走过去坐下，他不说话，帐内就静静的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淡淡开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仿佛惊了一下，然后低声答：“阿沅.....”

仿佛是因衣衫单薄被寒意所侵，她身子难以觉察地微微颤抖。

他没有再问，却是对着帐外道：“来人。”

亲卫应声进来，听他吩咐：“先让人侍候她去洗个热水澡。”

她却一下子煞白了脸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，直愣愣看着他，眼中是凄楚的哀求。

他沉着脸站起来，走到她身前：“怎么，不愿意侍候我？”

自然是不愿的，他是敌国主将，是让她国破家亡流落至此的罪魁祸首，那日若非萧晗生命垂危，她怎么会冲到他的马前。

他虽出身行伍，但到底是北周皇族，绝不至于粗鄙到强迫一个明显不愿的女人。

可这一次他仿佛变了，伸手抚上她的脸颊，将她滚滚落下的泪擦去：“还想不想让他活着，嗯？”

3

偶尔夜里，他会让人去叫她过来，渐渐底下的人都知道。

她模样还不错，少不得有周军士兵起了念头，只是刚开始因为军纪严明收敛着，平日却没少干些揩油轻薄的事，可这下子，谁还敢有什么心思。

这个女人还真是有手段，竟能爬上王爷的床，他们觉得都是王爷的侍妾不在的缘故，王爷又看不上营妓，这才拿这个南梁女人做消遣。

不久元绍巡防时遭到偷袭，肩上受了伤。

其实以那些刺客的本事本是不足以伤到他的，可那时她恰巧在他帐内。她哪里有什么本事自保，连闪躲都不知道，被吓到了就傻愣愣地立在当场，护卫们只知道保护他，他却见有剑光直直向她而去。

那一刻，也来不及多想，他用了最快的速度冲到她身侧，只来得及将她拖入怀中，那人一剑劈下，剑刃就嵌进了他的肩头。刺客剑上淬毒，随军大夫几日后才配出了解药。

他醒来是在一个下午，营帐里静静的，他目光一转，便看见了床尾的她。

她坐在杌子上，一只手支在床侧撑着下颌，双目闭着，额前是几缕散下的发丝，窗外有微风进来，那青丝便悠悠晃了晃，像柳絮一般抚上他的心头。

她睁眼时他及时收回了目光，偏过头声音嘶哑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来照顾你。”

“不用，我这儿有亲卫。”他淡然道。

她却直直看着他，“可你是因为我受伤的.....”

她换药时十分小心，轻轻将他手臂上的白布取下，他只皱了皱眉，就见她惊慌问：“很疼？”

他唇边浮起若有似无的笑，摇了摇头。

她低头时目光扫过他光裸的胸膛，倏地移开，有些无措，他却瞧得分明，唇边笑意扩大，好整以暇看着她：“又不是没见过.....”

毒虽去了，但身子仍有些虚，不能下床，到了夜里他就瞧见她眉间多了几份焦虑，他脸色沉了沉：“怎么，担心你家主子了？”

她低头不语，却也没有反驳，他是不是该高兴，至少她如此坦诚。可心里却似烧了一团火，甚至有那么一刻想要质问她，那个萧晗到底哪里好，值得她这样死心塌地。

“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，”压抑着心中起伏不定的情绪，他淡淡道，“只要你不惹我生气.....”

她没有答话，转眼看到床畔的衣架，上头是他的外衫，她走过去将那袍子取下，见肩头那裂口，便找来针线坐到灯下，一针一针缝补起来。

或许是未曾察觉，或许是刻意忽略，她始终不曾抬头，便看不见那道一直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。

4

不久大军终于回到长安，周帝元贞亲自来迎。

借着元绍受伤需静养为名，元贞特地下旨让他回府修养不必上朝，军中诸事也移交兵部，虽赐下无数珍宝，可明眼人都明白，这是故意在压制他。

他心中的怒气更加难抑，回府后大醉了几场。

他的王妃是世家之女，性情柔顺胆子却小，他常年征战一身戾气，王妃见了就怕，见他醉了就只遣婢女上去侍候。

婢女端着醒酒的热茶上前，他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女子的声音在唤，略略睁眼后将人拉近，盯着眼前人看了看，然后摇头。

“不是，”声音很低，喃喃自语，“你不是……”

第二日几位部将来府上禀军务，听见元绍突然问：“这次受俘的梁人是如何处置的？”

有人启声答：“贵族女子由陛下赏给京中大人们，其余都交付官奴署。”

谁料他竟那样站了起来，淡然道：“那就去官奴署。”

部将们一头雾水，无奈只能跟着。

他一马当先，到达官奴署时后面的人还没追上，官奴署管事听说睿王来了，忙来迎接。

因为太突然，管事还未来得及通知里头的人，他走进去时还能听到打骂声及哀叫，脸沉了沉，问：“南梁那批俘民在哪儿？”

那是最里头的一间屋子，里面一片昏暗，一排女子跪着，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身后，身上一道道鞭痕触目惊心。

里头还有一人执着鞭子，被那管事喝停，跪到一旁。

他一步步走去，越往里脸色便越沉，一直走到执鞭那人面前，才看到那个方才还在受鞭笞如今摇摇欲坠的女子，分明就是他要找的那个。

她臂上鞭痕交错，衣袖裂口处，皮肉翻开，血将衣衫都染透了。

他攥紧双拳，咬着牙去看执鞭那人，在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回神时，抬起脚就照那人心窝子踹去，他是行伍之人，这一脚又用了十足的力，那人一下子就翻了过去，头撞在墙上，血污了半张脸。

他蹲下身去，将她打横跑了起来，径直朝外走去。

5

她在官奴署吃了不少苦，不仅遍体鳞伤，还发起了高热，大夫看了也说情况有些不好。

他听完拳头握得咔咔作响，铁青着脸：“她要有事，老子拆了那官奴署！”

在场的人莫不惊诧，这么多年，还从未见睿王殿下为了哪个女子这般模样。

等那怒气过去，他自己也有些吃惊。

为何会发那样大的脾气，她未免牵动了她太多的情绪，而在她之前，从未有过哪个女子能让他如此上心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她成了世间女子中在他眼里最特殊的那一个。

在官奴署看到她那刻，看到她奄奄一息的样子时，心底的那种慌乱。他极少有慌乱的时候，除了父皇与母妃过世时，便就是那时了。

就像那次，见刀剑向她而去，他连犹豫都没有，只想要挡在她的身前，他一直不曾问过自己，为什么？

为什么会愿意为她如此。

也记得那个晚上，她坐在昏黄又温暖的烛光里为他补衣，眼角眉间都柔软得一塌糊涂，就如同多年前，父皇每次征战时在帐内与幕僚商谈，母亲就坐在垂帘后为他补衣，自己趴在榻边昏昏欲睡，每次抬眼，就能看到母亲眼里的温柔快要如水般溢了出来。

她的手突然在他手中一动，转眼就见她悠悠转醒，带着病弱中的憔悴，却又格外惹人怜惜。

“别动！”他皱眉，声音里却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柔，“没事了，别担心.....”

她的伤养了大半月，等伤好后他便让人收拾出一进院子让她搬进去，又叫管家安排一应事宜，管家便壮着胆子问：“王爷，可是要抬妾？若是，奴才好去宗人府记册。”

他竟难得的迟疑：“先等一等.....”

等什么呢，他没说，可管家发觉每次去那院子，王爷竟会在门口踌躇好一会儿，似乎是.....对院子里那姑娘上了心。

6

阿沅就那样在睿王府住了下来，元绍不常去看她，可府上下人还是瞧出了他待她的不同来，比如他有时外出归来就会带些东西，或是长安闻名的小吃，或是市面上新奇好玩的小物件.....待下人送去给她后，他还会问，她高不高兴，笑了没笑。

冬去春来，千叶寺的桃花开了，那是长安的盛景，无论贵族百姓都爱前去赏花踏春，他去看她时便说翌日带她去千叶寺。

其实是他白日里去校场，听到有部将说休沐时要带着家眷去赏桃花，那人笑着说家中女眷就喜欢这些。

家中女眷.....他一想就想到了她。

谁料第二日去千叶寺的人太多，马车一辆挨一辆，堵得整个官道水泄不通，停在他们旁边的也不知是京里哪家的马车，车上的几位贵妇嬉笑着闲聊，声音便断续地传了过来。

她们在聊如今南梁太子登基为帝，也不知会不会将还在北周为质的弟弟要回去。

“怕咱们陛下不肯给呢，那韩王在宫里做琴师，常受宣召……”周帝的龙阳之好在北地已不是秘密了，那人将声音压低，“听说他的容貌，女子见了都自愧不如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何况咱们陛下……”

这些话，自然传到了两人的耳中。

等道路疏通，元绍便下令直接掉头回府。他回去时铁青着脸，正欲回主屋就被她叫住，她站在他身后直直盯着他的背影：“王爷……”

他知道她想问什么，却只大声吩咐左右：“送她回院子去。”

那之后他再未去看过她，直到听闻她饮食日减，衣带渐宽。终于忍不住去了那院子，见到她时才发觉，她当真憔悴了许多。

他忍着那股怒气，冷冷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那人的消息，之前我也是故意不让你知道的，你若聪明，就不要再惹怒我了。”

她却笑了，那笑里有种惊心动魄的哀艳。

“王爷您知道么，其实从前我并不太明白，人活一世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后来因为一个人大概明白了过来，”她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可如今我与他，大抵是再难相见了，这些日子便一直在想，那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.....”

不曾料到她会这样说这样的话，他面上的惊怒来不及遮掩，上前一步就捏住她的脖颈。

“你威胁我。”他手背上青筋暴起，目眦欲裂，“是我对你还不够好，让你一心想着他人，还是我对你太好了，才让你觉得我会受你所胁？”

她未说话，满脸通红得咳了起来，他如蓦然醒来，立即松了手。

还用她回答么，答案如此明显，他的冷静他的睿智，他曾经的谋略与手段，到了她这里都没半点作用，在她面前他简直像个喜怒无常的疯子。

“你听话.....”他的语气里带着千里堤溃般的无奈，“好好待在我身边，别的什么我都能答应。”

“当初邳京城破时，其实我可以逃的，可看到他站在院子里我就逃不了了，从我见到他那一刻，我就逃不了了.....”她低有些疲惫的抬头，虚弱地看着他道：“王爷尝过国破家亡的滋味么？又知道身处敌国的感受么？南梁女子视贞节重逾性命，可我甘愿夜夜去您的帐中.....为了他我都能忍，可没了她，我又为何要忍？”

她的话终于彻底激怒了他，原来在他身边，于她竟是如此难以忍受的事，枉他一直在想以后，可在她眼中，他们之间又何曾有过以后.....

“好，很好”他冷笑着站起身来，“没了她活不下去是么，那你死给我看啊！”

她垂下眼，理了理自己的衣襟，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快要跳出来了，可还没等他出声，她就一头朝着一旁墙上撞去。

他立马扑上去，虽抱住了她的身子，可她的头还是撞在了墙上。

她倒在他怀里，血顺着面颊淌过他的手心。

“来人！叫大夫！”

他抱着她仓皇向外跑去，心底生出此生从未有过的恐惧。

“你赢了，”他低头，喃喃道，“我会如你所愿.....”

曾率千军万马驰骋天下，身经百战无有败绩的睿王殿下，这一次，一败涂地。

7

三年后。

按北地风俗，上元这一夜，皇帝是要带着皇后上宣德楼与万民同庆的，可元贞一直未曾立后，这次，便带着素日最宠爱的淑

妃同去的。

楼前搭了彩台，教坊司那些舞姬正在台上表演，两人在上头明黄棚子里坐着，表演正要结束时，就见下面熙攘的围观人群喧哗了起来，竟纷纷往两侧避开，退出一条通道来。

远处几骑快马疾驰而来，为首那人一身厚氅，远远便可见那气势逼人。

有小黄门匆匆来报：“陛下，睿王殿下回来了！”

在场的大臣们纷纷惊诧出声，睿王自三年前去往北地戍边，北地再未闻战事，他却也再未归京过，这次竟这样悄无声息就回来了。

众人还未回神，只见那一行人已行至宣德楼下，元绍翻身下马，径直往楼上走来。

表演过后就是放焰火了，他刚刚上了楼，嗖嗖的几声，头顶的夜空里就绽开了数朵烟花，那样惊心动魄的光华照耀在他的身后，他身形清瘦颀长，一步步竟像踏在一场盛大的浮梦中。

他抬眼，那目光穿过了众人，直直落到元贞身旁那人身上。

一袭茜色宫装，艳色无匹，他身后的夜色与焰火都映进了她的眼眸里。

算起来，两人已是三年未曾相见，可她的神态，却和过去日日夜夜里他所梦所想的一模一样。

元贞的面色不太好，他的病长久不见好转，自然明白为何元绍会要此刻回来。

元贞笑了起来，吩咐身侧宫人：“淑妃倦了，你们送她回去。”

她依言告退，那背影渐行渐远，他的目光垂落下去，却听闻元贞轻声道：“你知道我当初为何要封她为妃么？”

元绍微怔，想起当初她以死相逼，他无奈之下将她送进宫里，安置在萧晗的身边当婢女。后来便自请前往北疆驻守，也是自那时起，她的消息无论好坏他都很少再闻。

也不过是个女人，从此不再相见，待过了几年，也就淡了，他如是想。

后来，帝京就传来了她被封妃的消息。

见他神情寥落，元贞走到他身旁，低声道：“朕要叫你看看，无论是这江山还是心爱的女人，你想要的东西，都在朕手里。”

8

他一回王府，就见幕僚们皆已候着了。

陛下还能撑多久，如今各方都在猜，四下蠢蠢欲动。

“王爷，宫里来信了。”心腹递上纸条，他接过匆匆扫过。

那上头说元贞找了南疆蛊师来，种蛊压毒，他面上瞧着无虞，可内里却是不行了。

“可有什么话回过去的？”那人问他。

“元贞自知大限将至，如今必警觉万分，往后就同宫里断了往来，告诉她，我自有安排，只让她保重自己。”

“王爷，如今局势紧张，正是需要淑妃娘娘的消息，咱们消息传得十分隐秘，这两年也从未留下过把柄.....”

那幕僚还欲再言，却被元贞打断：“此事不必再言。”

当初她被封为妃，便遣人暗传消息，说愿助他成事，只求他成功后放归萧晗。他本不愿答允，他要做的事不需要她也能成，可他知道自己不答应，她就不会放心。

这几年元绍远在北疆，睿王府自然有幕僚同宫里传信，而关于她的消息，好的坏的他只粗略得知，多的便不愿过问。

他有他的骄傲，更不愿将她牵扯进来，可他没想到，她竟那样大胆。

直到收到她传来的信，他才知道她做了什么。

那信里让他两日后的子时直接率兵入宫，围住乾元殿，元贞绝活不过这两日去，原来她一直在元贞寝殿里的蜡烛里动了手脚，那灯芯里掺了药，一日日的燃着，无异于是元贞的催命符。

元绍捏着那一张薄纸手背青筋贲起，他知道她这么冒险是为了什么，元贞为何要将萧晗留在身边，他同她都知道答案，元贞喜欢男人，而他落到萧晗身上的目光从未掩饰过这一点，他对

萧晗几乎可以用痴迷来形容，甚至他曾说过，若自己山陵崩，便要萧晗陪葬，与其死生不相离。

所以她不能让他正常死亡，不能让他死前有机会危及到萧晗的性命。

“她真是疯了！”他咬着牙一字一句道。

“那.....咱们还要不要按娘娘说的去？”幕僚问。

他还能说不吗，她如此剑走偏锋，若他不去，她就毫无倚仗了。

若说他对帝位无意，整个北朝无人会信，但这和直接带兵逼宫是两码事，后者会让他无论成败都永世带着骂名。

知道她这是在逼他抉择，可他没办法，他垂下头，用仅有自己能闻的声音黯然道：“我元绍.....这辈子都只败在你一人手里。”

9

其实他早有不详的预感，元贞心思深沉，哪里是那么容易被算计的，所以等元绍踏进乾元殿内，看到本该活不过两日的元贞好好坐在榻上时，就大致明白了。

元贞必一早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不过是将计就计引君入瓮罢了。

埋伏在殿外的禁军将元绍的人团团围住，而元贞的身后，有侍卫押着一女子出来。

他一瞧，再无犹豫，便将手中长剑铮地一声扔到地上。

“成王败寇，无话可说，一切我自会承担，跟她没关系。”

“阿绍，”元贞冷冷笑了起来，“如今你知道朕为何要留她在身边了吧，若没这个软肋，以你的才智，朕怎么能赢.....”

他同她一起被投入牢中，两间狱室正相邻，她一直缩在角落里，到了后半夜，他就发觉不太对。趁着狱卒睡熟了，他开始轻声唤她，半晌，才传来她虚弱的应答。

牢中潮湿阴冷，而她衣衫单薄，他将自己外衫脱了，从栅栏里塞过去搭在她身上。

她皮肤烫得失常，等他抓起她手臂将袖管一推，才发觉上头全是青紫瘀痕。

“是元贞留下的？”他觉得自己吐出的每一字都像绷紧了的弓弦。

“想不到你的皇兄有这个癖好吧？”她淡然一笑道，“人人都道我独享圣宠，这样的圣宠，她们还为之争破了头.....”

他眼中一热，只将她的手握住，轻声道：“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.....”

她却笑了：“王爷你别诓我了，他哪里还会放过我们，是我连累了你，你可曾后悔？”

“我是个行军打仗之人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谈何后悔。”

“王爷握有兵权，又是陛下唯一的手足，原不用这么冒险的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护我.....我这样的人，哪里值得你如此呢？”她低低说着，声幽如泣，“我不过是在利用你，你的一片真心，不过是我用来逼你筹码.....”

他低头，也笑了：“从来只问愿不愿，谁又在意值不值。”

10

也不知元贞是怎么想的，竟没有再处置两人，只扔在牢里不闻不问。

直到数日后，他才踏足这监牢内。

只一眼，元绍就发觉他的面色灰败，是强弩之末了。

木椅上铺着厚厚毡毯，他坐在上面气若游丝，又有一人被侍卫带进来，元绍双拳倏地攥紧。

萧晗，元绍没想到元贞会带他来此。

“你不是求我让你见她么，”元贞看着萧晗，虚弱地道，“朕如你所愿。”

有人将两人从牢中带出，元贞指着一旁一个方形的池子，看着萧晗道：“知道那是什么么？朕特意命南疆蛊师弄的，叫蚕盆，你不是一直想回南梁么，朕让你自己选.....”说着，又指向阿沅，“你将她推下去，朕便放你走，要她活命，你就为朕殉葬。”

那蚕盆里密密麻麻的蛊虫堆成小山令人作呕，人若下去，用不了多久就尸骨难存。

元贞还冷冷笑着：“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好，你爱她元绍也爱她，为了她，朕的好弟弟连江山和性命都不要，那你呢？”

元绍看到她的脸上血色退尽，萧晗没有回答，可这犹豫本身，就足以让她彻底绝望。

“皇兄，我任你发落，你放了她……”元绍开口。

“你是朕唯一的弟弟，哪怕朕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，可为了我元家的江山，我还得把天下给你，可阿绍，凡事总有代价，江山美人，不可能全是你的……”

萧晗却突然抬起了头，看着元贞道：“我……”

然而就在这时，所有人未及反应，只见阿沅突然从狱卒手中挣脱出去，元贞霎时就明白了她的意图，可没能等他追上去，她已扑到蛊池边，毅然朝里头跳了进去。

这一刻，她替他们做了抉择，如此决绝。

11

新帝登基已有一年了，可一直不肯纳后，可急坏了北朝的大臣们。

世族各家莫不削尖了脑袋想把女儿送进宫里，可新帝最恨别人往他身边塞女人，为此发落了不少大臣。

皇帝陛下惧内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这个“内”，指的是承平宫的那位贵妃。

众人实在不明白，陛下为何偏爱贵妃，那贵妃分明痴痴傻傻和个三岁孩童无异，听闻是曾受过什么重创伤了脑袋，让陛下只恨不得将她似眼珠子般宝贝着，轻易连见都不让人见着。

元绍才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每日下了早朝，立马就要赶往承平宫。

她如今真跟个孩子没什么两样，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闹。

果然，他刚一进殿，就见一团东西向自己扑来，他伸手将怀里的人捞起来，打横抱着，朝里头走去。

“你又丢下我了！”怀里的小人儿嘟唧着，死死缠在他身上。

“贵妃娘娘息怒。”他笑了笑。

两人痴缠一阵，她累极又睡了过去，元绍在一旁看着她的睡颜，想起那日的场景，时隔至今仍是后怕。

那时她跳进蚕盆，他本以为再无活路了，只跟着一起跳了下去，谁知蛊虫却纷纷散开，只余她躺在中央，浑身乌紫。

元贞当晚就驾崩了，他找了南疆蛊师来问，也不知算不算幸运，原来是池中蛊虫相杀生出了蛊王，那蛊王爬进她脑子里，其余蛊虫便不敢接近了。

那蛊师将蛊王逼出，可蛊毒却无法除尽，要想保住性命，唯有有南疆古巫法中的金针封闹将毒锁住，只是，金针入脑后人会失去记忆，以及神智。

他依当初许的诺，将萧晗放归，将她留在了身边，她什么都记不得，整日缠着他，像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。

那蛊师说，不能叫她想起从前的事，否则蛊毒蔓延，便是神仙也难救了。

所以他要无比小心，不能让她有丝毫想起从前的可能。

这样就很好了，元绍想，像照顾女儿一样，照顾她一辈子，他也觉得满足。

“你就这样，乖乖待在我身边，我宠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”他亲吻着沉睡中的她，喃喃道。

12

他从不敢往坏处想，哪怕明显感觉到她的变化。

她越来越沉默，看着他的眼神，越来越深沉。

可他不问她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，他怕她回答是，怕这一天真的到来。

太医也说她身子无碍，元绍便安慰自己，一定是他太敏感了。

直到那一晚，他从噩梦中睁开眼，发现她竟未睡，就那么直直盯着他。

良久，她伸手抚上他的鬓发，突然哽咽道：“元绍，你怎么有白头发了？”

他几乎是用尽了全力，最后开口问：“你是不是想起过去了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，又摇头：“不是全部，只是一些。”

他不知道这世上有没有神仙，可或许真是之前他为她所建那些佛寺积德，让菩萨保佑她记忆慢慢恢复的同时，蛊毒却再未发作。

可他知道，当她记起曾经，就意味她也记起了那个人。

陛下再未踏足过承平宫，这让那些大臣们又看到了希望，上书请求重开秀女大选的折子堆起厚厚一叠。

等元绍终于下定决心，却听宫人说，贵妃求见。

她居然主动找他，顿时元绍觉得心灰意冷。

等他终于见到她，发觉她竟容光焕发，似乎连人都胖了些。

两人同时开口，她笑了笑说：“你先说。”

他苦笑，攥起勇气道：“我想通了，你能平安无事，我便已再无他求，如今你想回南梁去，我也不会阻拦。”

她却直直看着他，看得他发毛，他发现她竟慢慢红了眼眶。

心一下子慌了，却听得她道：“想来是过去我欠你的太多了.....”

他背过身去，不敢看她，却发觉衣角被人拽了拽，回头便见她期期切切看着他，然后道：“陛下说完了，该臣妾说了。”

“不管臣妾曾经做过什么，是否伤了您的心，如今还请陛下看在孩子面上，不要和他母亲计较了罢？”她看着他笑着道，手抚上自己的小腹，面上带了一丝娇憨，眼中却是盈盈春水，落落动人。

他楞楞看着她，不敢相信的样子，脑中却似千万株烟火齐放，良久才回过神来。

“哪里敢，”他低声说着，如今蓄了胡须，那胡须一抖一抖的，既好笑竟又有些可怜的样子，眼眶也红了，“余生还望娘娘多担待呢.....”

作者：写手阿星

标题：《霸宠》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